

□闫红

接小朋友放学回家，在车上，他忽然说：“妈妈，我们最近在学《孔雀东南飞》。”我从他语气里听出一丝困惑，便问：“你觉得这首诗怎么样呢？”

他说：“很莫名其妙。焦仲卿好窝囊，他妈叫他休妻他就休妻。刘兰芝临走时也跟他说了自己在娘家做不了主，为什么他听到刘兰芝再婚还跑去说那么一堆刻薄话呢？刘兰芝后来的结婚对象也不错，焦仲卿既然爱刘兰芝，不是应该祝福她开启新生活吗？我觉得焦仲卿这个人很有问题，为什么资料上还说这是一首爱情悲歌？”

小朋友的角度让我耳目一新，这也是新时代孩子的视角。于是我告诉他，在古代，像焦仲卿这样的男人已经算不错了。起码他尝试过保护刘兰芝，刘兰芝死后，他也真去死了。陆游情况跟他差不多，也是听他妈的话和唐婉离婚了，之后他们偶尔相遇，陆游写了一首《钗头凤》表示不忘旧情，唐婉看了难过没多久就死了，陆游倒是一口气活到八十多。

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，好不好，全靠同行衬托。不过，我对焦仲卿也有些意见，他这人情商太低，太容易上头。

比如刘兰芝和他妈不对付，他首先想到的，不是怎么解决矛盾，而是怎么激化矛盾。他冲着他妈的第一句话：“儿已薄禄相，幸复得此妇”，就是“我这人不太行，烧了高香才娶到这个老婆”，这不是戳他妈肺管子吗？谁愿意听自己儿子这么说？正确的方式是站在她妈的角度，跟她谈娶了秦罗敷说不定会有更大麻烦。某些时候，谈利害，比谈感情有效多了。

小朋友说，工作上应该也是这样，站在别人的角度看问题是更好的解决方式。

我说，恭喜你，已经学会举一反三了。话说到这里，我想起最近在朋友圈里看到有位老师说，学了《雷雨》之后，有女生对她说，好几个男生认为繁漪太矫情，周朴园让她喝药，她喝了就是了。女生很生气，眼圈都红了。我问小朋友：“假如有人逼着你喝一种你不想喝的药，你会愿意吗？”

小朋友迟疑地说：“得看是什么药，要是不喝就会死的药，还是得喝，要是保健品就算了。”

我忽然发现，小朋友作为一个理科生，对《雷雨》就没看懂，不知道周朴园让繁漪喝药意味着什么。我说，你看繁漪像是不喝药就会死的样子吗？她的小儿子周冲都要周朴园不要逼她喝药，有病的不是繁漪，是周朴园，周朴园的病根，是控制欲。

让繁漪喝药，是周朴园控制她的一种方式。有个说法叫做“阁楼上的疯女人”，来自《简·爱》。你读《简·爱》时有没有注意到，里面都是罗切斯特和简爱在说话，疯女人没有发言的机会，更无法为自己辩护。

指认一个女人是疯子或者病人，将她从精神上进行弱化，让人觉得她的话不值得一听，正是罗切斯特这类男性控制女性的一种方式。他图疯女人的嫁妆才和她结婚，钱到手

了，人看得厌了，他就说她疯了。

周朴园也说繁漪是“神经病”，这种指认是他给繁漪盖的一座牢房，将繁漪关在里面，无法呼救。他真是觉得那碗药能帮繁漪延年益寿吗？当然不是，他逼着繁漪喝药，后来又逼着大儿子周萍让繁漪喝药，都是一种“服从性测试”，他要做这个家庭的君主，逼着所有人都服从他。

所以，当看到周朴园叫繁漪喝药，不要只看到他叫她喝药，他要的，是所有人都服从他。

小朋友若有所思地说：“看来他的控制欲不只是对他的妻子。”我说：“你要知道一句话，女性不只是一种性别，还是一种处境。一个试图控制妻子的人，就有可能控制任何比他弱小的人。反对周朴园应该成为共识，你看鲁大海不就是他第一个反对者吗？”

小朋友说，那几个女生生气是有道理的，不过可能那些男生和我一样，并没有看懂这篇小说。女生跑来很严肃地问这个问题，不想动脑筋就信口开河了。反正就是不能瞎说，因为你不知道人家感觉到的是什么。

这倒是我没想到的，这可能就像《芭比》里所表现的，面对同样的世界，芭比和肯看到的东西完全不同，处境会决定认知。所以伟大作家、艺术家一定是雌雄同体的，比如《红楼梦》的作者曹公。毕加索也曾说：“我常常觉得，自己是个女人。”

这也是学语文的意义，语文学的绝不是“苗”字的六种写法，还有对人对世的理解。说到这个，小朋友说他最近读《种树郭橐驼传》，就很有心得。郭橐驼有佝偻病，被人喊“橐驼”，就是驼背的意思。被人起外号不会很愉快，会觉得对方不尊重自己，但郭橐驼觉得自己就是有点“橐驼”啊，驼就是个客观描述，没啥不好的，干脆就自称“郭橐驼”。

这说明他对自己是完全接纳的，真正接纳自己的人，会平静甚至愉悦地面对自己拥有的一切，橐驼两个字不会刺痛他。用现在的话说，他有颗大心脏，没有内耗，能够跳出自我看世界。

这也是他能种树种好的原因，别人种树，一会儿看看，一会儿去摸摸，甚至用指甲划破树皮来观察它是否存活，摇晃树根来看它是否栽结实了，这也是一种控制欲，不接受其他可能，但结果适得其反。

我说没错，《红楼梦》的主题，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和控制欲作战。贾宝玉本来有控制欲，但他后来明白了人是“赤条条来去无牵挂”，是“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”，他接受无常，才能在无常中活下去。王熙凤就是过于自信，说“凭什么事，我说行就行”，但她并不是真的具有这种神力，最后机关算尽太聪明，反算了卿卿性命。王夫人那么紧张，不也是因为控制欲吗？调整控制欲，是一生都要做的功课啊。

这么谈谈讲讲，不觉已到小区门口。大门外灯火璀璨，初秋晚风清爽，和小朋友谈语文，是日常的小确幸，让平淡生活变得有意思起来。

（本文作者为安徽文学院签约作家）

□王一展

“兰台”可谓雅词，但大部分人不会想到，它是图书馆的另一称谓。实际上，“图书馆”与“物理”“化学”“卫生”一样，是一个外来语，于19世纪末从日本传到我国。在我国，图书馆历史悠久，但起初称之为“府”“阁”“观”“台”“殿”“院”“堂”“斋”“楼”。两汉就有“石渠阁”“东观”和“兰台”，当代有相关专业杂志《兰台世界》《兰台内外》等。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老子，曾担任周朝收藏室之史，管理典籍图书，应该是从古至今影响最大、名声最大的“图书管理员”之一了。

李商隐“嗟余听鼓应官去，走马兰台类转蓬”，秦观“瞥然归去断人肠。空使兰台公子，赋高唐”，苏轼“堪笑兰台公子，未解庄生天籁，刚道有雌雄”，李贺“依依宜织江雨空，雨中六月兰台风”，陆放翁“自怜报国无他技，又领兰台四库书”，读来真是余香满口，回味无穷。

再有白居易“厌从薄宦校青简，悔别故山思白云。犹喜兰台非做吏，归时应免动移文”，晁补之“兰台仙史，好在多情否。不寄一行书，过西风、飞鸿去後”，曹勋“兰台风致在，更喜读新诗”，梅尧臣“一花一草公休咏，惯作兰台侍从诗”，宋庠“登临如赋兰台事，十二峰前尽有云”，令人神摇意荡。如此佳句，何止万千！风雅如斯，恐难言传。

几年前，一位学者朋友购房，特意选在了山东省图书馆附近。我去他家看过，那是个典型的“老破小”小区，小区内道路狭窄，没有规划停车位，满眼的车辆倾斜着停靠在道路两旁。而且所购的房子在五楼，连暖气也没通。据他所说，选择这个小区的目的就是为了去图书馆读书、查资料方便，以书为邻，心中踏实。“斯是陋室，惟吾德馨。”真可谓，一近兰台，便占尽风雅。

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公共图书馆——籍书园的创建者是济南人周永年。此人家住济南城的东流水巷。周永年家贫，却好读书，对书籍有着深刻的认识和很高的评价。“书籍者，所以载道纪事，益人神智者也。”他在《儒藏说》中写道。然而，“盖天下之物，唯有私之而可以常据，公之而不能久存者。”也许，这就是他“竭数十年博采旁搜之力，弃产营书”、筑籍书园的内衷。

现实已照见藏书的必要。“天下都会，所聚簪缨之族，后生资禀，少出于众，闻见必不甚固陋，以犹有流传储藏之书故也。至于穷乡僻壤，寒门寒士，往往负超群之姿，抱好古之心，欲购书而无从。”“儒藏”之利，“俾古人著述之可传者，自今日永无散失，以与天下万世共读之。凡有心目者，其必有感于斯言。”

与周永年同一时期住在东流水巷的著名学者、经学家、文字训诂学家桂馥在《周先生永年传》中称其“得书辄归先生”。他的家藏图书极为丰富，建有“林汲山房”“西水书屋”，集古今书籍十万卷。后遇桂馥，相约买田建籍书园，“祠汉经师伏生”。籍书园积书五万卷，供人阅读抄写。

可见，周永年“好之而有力”的爱书，并非止于自己爱书，而是兼爱他人之爱书。在他的藏书理想中，“异敏之士，或裹粮而至，或假馆以读，数年之间，可以略窥古人之大全，其才之成也岂不事半功倍哉！”这岂不正是公共图书馆设立的本质愿景？

周永年积极倡导书籍的流通与传借。“藏之一地，不能藏之于天下；藏之一时，不能藏于万世也。”他以矻矻穷年，奔波四方，鼓动师友，践行着自己的公共儒藏思想，实为后世楷模。他的公共儒藏思想，对丰富和发展古典图书馆学有重要贡献。

周永年之后的几百年里，公共图书馆在中华大地上已普及为寻常之物。我认为在现代济南极有历史感的、大明湖畔的山东省立图书馆在列。这座创办于清宣统元年的图书馆，又称“遐园”，原建筑仿浙江宁波天一阁，其馆藏以山东地方志、海源阁藏书、易经和山东革命文献等为特色。海源阁是我国清代历史上最著名的私人藏书楼之一。来大明湖游玩的人们，已经将省立图书馆视为一处绝佳的人文景观。

山东大学图书馆也有着悠久的历史。这得追溯到1901年。当时，山东大学堂成立，下设藏书楼。这是我国较早的近代新型图书馆之一，也是第二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和山东省重点古籍保护单位。可以看出，古籍馆藏是它的一个突出特色。

跟大明湖畔的省立图书馆一样，山东大学图书馆也是大学校园内一处靓丽的风景。兰台之上，尽皆雅事也。吾定当见贤思齐，方不负拥书万卷。

（本文作者现供职于山东大学中心校区图书馆）

兰台之上解天籟

【城市地理】